

唐朝诡事录

唐朝的夜空，除了李白的明月，还有民间
无数关于神、魔、鬼、怪的奇诡想象。

仙魔精妖、奇闻怪谈、异域传说、幻术道法、珍禽异兽、宫廷轶事……
翻开本书，见证唐诗之外，唐朝人更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

2

长安鬼迹

志怪·悬疑·惊悚
魏风华 / 著



唐朝诡事录

唐朝的夜空，除了李白的明月，还有民间
无数关于神、魔、鬼、怪的奇诡想象。

仙魔精妖、奇闻怪谈、异域传说、幻术道法、珍禽异兽、宫廷轶事……
翻开本书，见证唐诗之外，唐朝人更加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

2

长安鬼迹

志怪·悬疑·惊悚

魏风华 /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朝诡事录. 2 / 魏风华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3

ISBN 978-7-5502-0455-3

I. ①唐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7577号

唐朝诡事录. 2

作者: 魏风华
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孟味 唐正申

封面设计: 车锦华 邵飞

版式设计: 吴星火

责任校对: 绳刚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228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16.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0455-3

定价: 3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自序 古人倦夜长

这是一部关于唐朝怪谈与秘史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。

本系列作品以唐朝志怪笔记《酉阳杂俎》《传奇》《纪闻》《逸史》《阙史》《玄怪录》《宣室志》《广异记》《独异志》《集异记》《博异志》《纂异记》《潇湘录》《河东记》《灵怪集》《闻奇录》《惊听录》《通幽记》《原化记》《奇事记》《乾驥子》《树萱录》《异闻集》《录异记》《甘泽谣》《剧谈录》《戎幕闲谈》《金溪闲谈》《桂苑丛谈》《续玄怪录》《杜阳杂编》《三水小牋》《朝野僉载》《中朝故事》《玉堂闲话》《续仙传》《仙传拾遗》《墉城集仙录》等为线索，去探寻那个明丽时代背面幽暗诡异的故事。

在奇幻、惊悚和恐怖小说流行的今天，如果上溯源头，会发现这类东西在古代就已经有很多了，而且想象力一点也不比现代人差。在古代，它们被统称为志怪笔记。志怪笔记初见于先秦，兴起于魏晋，鼎盛于唐朝。两宋之后，明清时代，数量虽庞大，但没什么可看的，一是因为明清已是近世，作品少了幽古之风；二是明清志怪笔记加进很多人情世故和爱情传奇，读后不仅不会感到毛骨悚然，反而会让你热泪盈眶，丧失了志怪本应具有的特质。

那么，真正的志怪，到底是什么样子？

上面提到的唐人笔记中有终极答案。以《酉阳杂俎》为例，对这部书，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先生有一个定义：“黑夜之书”。认为它是一本秘密的书，拥有一种魔鬼的性质，它无所不知，收藏了所有黑暗和偏僻的知识。事实也是如此。它的内容涉及唐朝秘史、仙佛妖鬼、幻术道法、奇闻怪谈、坊间轶事、异域传说、珍禽异兽，以及众多在后世失传的秘密知识，集诡异、奇幻、惊悚、恐怖于一体，读起来令人目眩神迷，不能自持。

编撰者段成式（公元803~863年），字柯古，原籍山东临淄，生于湖北荆州，在四川成都长大，一生跨越中晚唐。他来自贵族之家，祖上是开唐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段志玄，其父是中唐宰相段文昌，外祖父是更著名的宰相武元衡。成式历任校书郎、江州刺史、太常少卿等职，晚年寓居襄阳，以撰写志怪笔记自娱。成式博学广知，喜好漫游，所藏之书，多奇篇秘籍，使他有了完成《酉阳杂俎》这部百科全书的资本。何谓酉阳，而且杂俎？酉阳在今湖南沅陵，传说当地有一山洞，藏古书千卷。“酉阳”指取材广博珍稀，“杂俎”则喻示内容庞杂丰富。两者加在一起，又有诡秘隐僻之意。书中的故事确实如此，门类亦然，如记星象的叫“天咫”，记道术的叫“壶史”和“玉格”，记佛法的叫“贝编”，记盗墓的叫“尸窆”，记鬼怪的叫“诺皋记”……

美国著名汉学家、《撒马尔罕的金桃》的作者谢弗认为，《酉阳杂俎》是中国古代最具魔幻色彩的书，不但非常有趣，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明朝编辑家、出版人李云鹄十分推崇《酉阳杂俎》。在他的主持下，重新刻印了该书，上市后非常畅销。他亲自书写序言：“（《酉阳杂俎》）无所不有，无所不异，使读者忽而颐解，忽而发冲，忽而目眩神骇，愕眙而不能禁……”清朝纪晓岚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视《酉阳杂俎》为唐以来“志怪笔记的翘楚”。考虑到古代志怪笔记鼎盛于唐朝，数量和质量上完全超过魏晋，而唐之后的作品在想象力和奇绝度上又没人能超过它，所以《酉阳杂俎》实为中国古代志怪笔记之王。

古人倦夜长，故秉烛游。但是，在遥远的唐朝，深庭欢宴外，一定还有别的打发时光的方式，比如在大雪夜围炉怪谈。《酉阳杂俎》之外，优秀的唐朝志怪笔记还有上面提到的那些，它们像时光深处熠熠生

辉的明珠，照亮千年后枯燥无眠的夜晚。这些志怪笔记大多成书于中晚唐。那是个神奇的时代。在当时，上至宰相下到士子都热衷于谈鬼论怪、寻仙慕道，整个社会充满灵异的气氛。当包括宰相在内的人们都在奔赴这想象力的盛宴时，一个时代的诡谲风格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想象力最发达的时代，也一定是心灵最自由、精神最奇瑰的时代。

唐朝的魅力决然在此。但是，在以诗词为贵的古代，志怪笔记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。还举段成式的例子，当时他与李商隐、温庭筠齐名，并称“文坛三十六”（三人家族排行都是第十六），可在后世的知名度却没法跟李、温相比。这是时代的孤独。尽管如此，段成式和他的朋友们仍像忠实的守夜人一样，耐心地捕捉着有关唐朝幻夜里的一切秘密。在他们垒建的迷宫中，除了绚烂的魔幻通道外，还有一条小径通往历史的真相。这也是唐朝志怪笔记的美好传统。很多因种种缘故被正史拒载的事件，在志怪的迷宫中留下了蛛丝马迹。而另一些时候，在迷宫中的某些路口，魔幻和秘史又是交融在一起的。

这，也是本系列作品的风格所在。

明丽的天空正在褪去颜色。我知道本书会彻底颠覆人们对唐朝的印象。幽暗的古镜已然在手，我要做的就是千年后的夜晚把它擦亮，让里面的东西一点点露出轮廓……

开始吧。

2013年晚春 于天津

目 录

第一卷 大唐鬼迹：民间传说 /1

- 唐朝有鬼
- 穿越时光隧道的阴兵
- 人鬼情未了
- 欢迎下地狱
- 旅途遇鬼
- 不速之客

第二卷 妖怪盛世：灯下夜话 /47

- 骑扫把的女婢
- 荒野异形
- 深山惊现女脸怪
- 怪兽来袭
- 媚珠、蛇珠与龙珠
- 此处有老虎出没
- 妖怪大爆炸

第三卷 仙踪笔记：真的有神仙吗？ /91

- 怀中月色
- 幻影迷踪
- 秘境寻仙
- 贩茶求仙记
- 张果老是蝙蝠精？
- 太岁与灵芝
- 牧羊的龙女

第四卷 奇闻异录：不为人知的故事 /145

- 仙侠传说
- 秘密庄园杀人事件
- 危河险渡
- 穿梭阴阳两地的信使
- 在唐朝鉴宝
- 雨师、河神、鬼魂
- 梦境传说

第五卷 朝中秘史：幕后遗事 /195

- 王之涣与歌妓
- 韩愈死亡的秘密
- 送塔过海的僧人
- 凶煞迷羊
- 弑君时代
- 会预言的黄金神像
- 断头复生记
- 死亡游轮
- 时光奇遇

第一卷 大唐鬼迹：民间传说

来到灵堂，苏郎中号啕痛泣，显得非常悲伤。事情之奇并不在于一个身着红衣的陌生吊唁者突然出现在死者门前，而在于此人哭着哭着竟让灵床上的李则慢慢地坐起来。接下来的事更蹊跷，李则跳下灵床，跟苏郎中扭打在一起。



唐朝有鬼

先看一个发生在西京长安的故事：妇人李氏，白天坐在厅里，突见丈夫的爱妾身着白衣扑向自己。李氏大恐，因为此妾多日前已死。李氏狂奔，妾在后面紧随，一直跑到长安北门，终被士兵拦住，有士兵随用手用马鞭抽了该妾一下，遂踪影消失，只有一块包头巾飘落地上。士兵揭去一看，下面乃是颗骷髅头。

再看一个发生在东都洛阳的故事：当地有韦氏女，与邻家崔氏子相恋，约会于竹林间的红亭。当日夜，韦氏女先到，后听林中有声响，以为崔氏子来了，一抬头，乃见一物“张口哆唇，目如电光”，女孩奔走惊叫，家人听到后，持火炬视之，“但见白骨委积，血流满地”。

白骨、鲜血、青竹、红亭，从长安到洛阳，幽暗的唐朝故事总是令人惊悚。

话说文宗大和年间，山西隰州的士人郑生，跟在当地为官的朋友出行打猎，在该州所治的隰川意外捕获到一只大鸟。

这只鸟呈苍灰色，高五尺多，样子怪异，目露凶光。

开始，郑生只是站在人群外，后来出于好奇，他分开兵丁，向网中看了一眼。

那一眼让他感到战栗。

平日里，郑生喜好读志怪之书，觉得捕获的那只东西与书中描绘的某种鸟很相似。正在他胡思乱想之时，官员朋友叫手下解网，把那大鸟的爪子捆起来。但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大鸟突然消失不见了，空留下一干人诧异地站在荒草漫天的原野上。

夕阳西落，打猎的人拖着长长的影子纵马回城。

那位官员很快把此事扔于脑后，郑生却一直念念不忘。回去后，他四处寻访消息，有人告诉他，前几天，街坊中有人去世，占卜者称当日“杀”将飞离……

“杀”？

按唐朝流传的说法：人死后，灵柩下葬前，会从棺材里飞出一种鸟，称为“杀”。换一种说法，那就是人的鬼魂吧？只是那鬼魂幻化成了一只鸟的形状。死者家属听完占卜者的话后，守灵时，伺机窥视，果有大鸟自棺中飞出。

“您在野外看到的难道是‘杀’？”那人惊问郑生。

郑生倒吸一口气。因为按古书中的说法，死者家属之外的人看到此鸟，凶而不祥。

俗传人之死凡数日，当有禽自柩中而出者，曰“杀”。大和中，有郑生者，常于隰川与郡官畋于野，有网得一巨鸟，色苍，高五尺余，主将命解而视之，忽无所见。生惊，即访里中民讯之，民有对者曰：“里中有人死且数日，卜人言今日‘杀’当去，其家伺而视之，有巨鸟色苍，自柩中出。君之所获果是乎？”生异而归。（《宣室志》）

《宣室志》的作者张读，活动于晚唐宣宗时代。此人生于一个怪谈世家。这样说，一点也不夸张，因为他是盛唐怪趣作家张鷟的玄孙，张鷟是著名传奇《游仙窟》和笔记《朝野僉载》的作者；张读的祖父张荐，则著有志怪笔记《灵怪集》；就连他的外祖父，也是当时第一流的怪谈圣手——宰相牛僧孺，著有《玄怪录》。

张读来自一个有着志怪传统的家族。其笔记，之所以以“宣室”命

名，取自一个历史典故：西汉时，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，没有问国家大事，而是问鬼神之事，李商隐有诗：“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！”

故事总是无独有偶。玄宗天宝年间，京兆尹崔光远亦曾遇到过这样一只被称作“杀”的鸟。当时有占卜者告诉崔光远以后行事要小心，尤其是最得意时，否则前路堪忧。崔一笑了之。后来他转任西川节度使。到唐肃宗上元二年（公元761年），事情渐渐露出眉目。

这年春天，剑南节度使段子璋起兵反叛朝廷。朝廷任崔光远为主将，讨伐段，经过艰苦的作战，终于指挥大军攻克段盘踞的绵州，立了大功。随后的事，却是崔光远不曾想到的。他有个部下叫花敬定，陷城后纵兵杀掠，死伤无数，朝廷大怒，以治军不严之罪将崔光远逮捕，后崔死于狱中。

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。

崔光远遇“杀”，明明立了军功，最后却落狱而死。那么，在上面的故事里徘徊的郑生呢？

我们不知道他后来的境遇如何，但可以确定，在唐朝的那个黄昏，满腹惆怅地走在隰州大街上的他，或许会感到脊背发凉，就好像有一只大鸟悄然潜伏，它张开翅膀的巨大阴影深深地笼罩着他。郑生也许很后悔，后悔自己当时出于好奇，看了那大鸟一眼。

遇到鬼鸟的事，在唐朝毕竟少见，因为大多数情况下，鬼是以人的面目在阳间行走。

武则天时，河间郡有官员刘别驾，极爱女色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世间无妇人，何以适意？”大意是，假如这世上没有女人，又怎么才能得到欢愉？

有一天，他去长安公干，路过通化门，见前面车中有位美妇，只看了一眼便久久不能忘怀。于是，他将公事先放在一边，紧追那车辆不舍，最后尾随到资圣寺后面的一条僻静街巷。随后，刘别驾在那美妇居所流连数夜，甚为欢畅。

开始时，他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，但后来发现，每到半夜时，就感觉特别冷，即使多盖几层被子，身上依旧是冰冷的。这一天，当他睁开

眼，发现身边没有了那美妇，自己也没在屋中，而是躺在一座空旷的荒园里，身上盖了好几层枯叶。

当置身荒园的刘别驾从枯叶间站起来时，已是百病缠身。显然，他遇见的那个美妇是鬼。在下面的故事中，主人公比别驾大人稍微幸运那么一点。

长安辖区内有两大县，一是长安县，一是万年县。长安县县尉叫薛矜。一般来说，县尉负责县里的兵事以及缉捕工作，也就是公共安全。但薛矜的职责有些不同，他的主要任务是给皇宫进货，购买日用品，负责大内的后勤。玄宗开元年间，在长安东、西两大市场，总会看到他的身影。

这一天，薛矜带人在东市为皇家置办东西，正在转悠时，看到一辆马车从对面轻驰而来，“车中妇人手如白雪，矜慕之，使左右持银镊小合，立于车侧”。一只如雪般白皙的手露在车厢外。这令私下生活风流的薛矜想入非非：拥有这样玉手的人，又该拥有什么样的面容？

在薛矜的注视下，那马车停下来。

薛矜把随从叫来，塞给他一只精巧的银盒，叫他立在那辆马车边，又吩咐了几句。果然，一个娇媚的声音从车厢里传出：“好美的银盒。”

车中女子叫她的侍婢问价，薛矜的手下说：“这银盒是长安尉薛大人的，他叮嘱说，若车中有人问，当便宜相卖。”

车中女子很高兴，随之道谢。这时候，薛矜按照预先计划的那样走过来，以言语挑逗，没想到车中女子竟未恼怒，而是欣然应对，并说：“我就住在金光门外，你没事时可去探望我。”说罢，车夫驾车而去。

薛矜派手下一路跟随，那女子果然住在金光门外。

第二天傍晚，薛矜带了两个随从出发了。他穿过幽深的街巷，来到那女子的宅院前。暮色中，薛矜看到院前停着很多车马，奇怪的是，那些车马仿佛缺乏立体感。他没立即叩门，而是等了一段时间，直到门外的车马都走了，才叫随从将名片递给宅中的仆人。仆人遂将薛矜引入庭院，安置在外厅等候。

薛矜问那女子何在，仆人回答说正在梳妆。

此时天色已晚，外厅点着蜡烛。薛矜感到那烛火透着寒气，让人止

不住地发冷。正在他犹疑时，仆人告诉他，主人已梳妆完毕，正在里面等候。

于是，薛矜进了昏暗的内堂，“引入堂中，其幔是青布，遥见一灯，火色微暗，将近又远”。内堂两旁青布为幔，桌案上摆着一盏灯，那灯火微暗，看上去很近，但薛矜走了几步，竟未到跟前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有了不祥的预感。但是，既然已经来了，就只能在心中默念佛经，以求佛祖保佑了。

终于来到了寝室，只见那女子坐于纱帐中，用罗巾盖着头。

薛矜久久地凝望，他是在想象罗巾之下会是一张怎样的面孔？薛矜一闭眼，猛地分开纱帐，用力拽女子头上的罗巾，过了很久才拽落，“见妇人面长尺余，正青色……”

此时，薛的随从在门外看到的情景是：眼前哪里是什么人家，只是一处殡宫，也就是停放死人棺材的地方，即所谓的停尸房。

故事的最后，随从破墙而入，冲进殡宫，发现主人昏死在地上。

直到一个多月以后，薛矜才苏醒过来。无论如何，他比刘别驾幸运。当然，并非没有比刘别驾更惨的。

唐代宗广德初年，苏州有一叫范傲的，开了个酒馆。

一天傍晚，他在门口招揽生意，看到有个女人从门前经过。女人披散着头发，半遮着脸，神情异样。范傲邀之过夜，女人也没拒绝。

在烛火昏暗的小酒馆，女人始终用头发盖着脸，背对着范傲，坐在暗处。

范傲好奇，当晚迷迷糊糊中便与之同床。天将亮时，女人突然说自己丢了梳子，找不到了，要去找梳子，临走时抱着范傲，咬了他的臂膀一口。

等到天亮，女人仍然未归，范傲害怕了，因为他看到床前的地上有个黄纸做的梳子。正在这时，被咬的地方开始剧痛，一周后他在惊惧之中去世了。

与范傲同遭不测的，是居住在洛阳的一个书生。

这天晚上，书生外出，至洛阳中桥，遇见一显贵之家，车马很多，仆人簇拥。书生观望，这时，轿帘挑开，里面的贵妇招呼书生。贵妇

二十多岁，姿容艳丽，书生意乱情迷，与之同行。出长夏门，至龙门，进了一座肃穆气派的宅子，入幽雅的内室，贵妇招呼书生坐下，以美酒佳肴款待。

郎情妾意，书生待至夜深，贵妇与书生同床共枕。

再后来，书生醒来，这时天还没亮，借着外面的月光，他看到自己所躺的地方是座石窟，在他旁边是一具女尸，其身肿胀，仿佛泡在水里。惨白的月光下，她有着怎样的面容？书生体如筛糠，一路攀缘，才从石窟下来。天亮时到达香山寺，书生向寺中僧人求水喝，对僧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。僧人们均是半信半疑，有好心者将书生送回家。但几天后，书生无故身亡。

大唐幽暗，鬼来鬼往。

太原人王方平，以孝著称，其父病危，他侍奉床前，一个多月没睡个踏实觉。此日实在疲倦，就坐在父亲床边睡着了，忽梦二鬼。

鬼一：“可入其父腹中，夺其性命。”

鬼二：“如何进？”

鬼一：“待他喂其父粥时，我们随粥而入。”

鬼二：“妙哉。”

王方平从梦中惊醒。聪明的他，对盛粥的碗做了手脚：将碗穿了一个洞，用手指堵着，将粥倒入后，又把一个小瓶子放在手指下。在给父亲喂粥时，悄悄将手指移去，于是粥流入瓶中，随后迅速把瓶子盖上，投入锅中，以猛火将水反复煮沸，而后打开瓶子，见满瓶是肉。

太原王方平，性至孝。其父有疾危笃，方平侍奉药饵，不解带者逾月。其后侍疾疲极，偶于父床边坐睡，梦二鬼相语，欲入其父腹中。一鬼曰：“若何为入？”一鬼曰：“待食浆水粥，可随粥而入。”既约，方平惊觉，作穿碗，以指承之，置小瓶于其下，候父啜，乃去承指，粥入瓶中，以物盖上，于釜中煮之百沸而视，乃满瓶是肉。父因疾愈，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。（《广异记》）

鬼肉是什么味道？王方平开瓶后可曾闻到肉香或是恶臭？这些我们都无法知道。

这个故事出自中唐戴孚的《广异记》。戴孚是安徽亳州人，生活在唐代宗时代，曾任校书郎，官至饶州录事参军。该笔记由著名诗人顾况作序，内容涉猎很广，被大型类书《太平广记》摘录甚多，从数量的角度看仅次于《酉阳杂俎》。

在这个故事中，假如王方平胆子再大些，倒可以把难得一见的煮熟的鬼肉吃掉。只是不知道，吃完后，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。

同在太原，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发生，但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当时，宰相裴度的部将赵某得了热病。一日黄昏，其子在室中为父亲煮药。床榻上的赵某忽见一黄衣人穿门而来，侧身于药鼎边，取出一囊，往药鼎里倾倒白色药屑，随后悄然而去。

其子似乎没发现。赵某深感恐惧，将此事告诉孩子，叫他把煮的药倒掉，再煮新的。新药煮了没多久，赵某见黄衣人又进来了，再次将白色药屑倒在鼎里。赵某叫其子再次把药倒掉重煮，如此反复多次。第二天，孩子继续为父亲煮药，其间赵某睡着了。其子将赵某唤醒，此时他似乎忘了昨日的鬼影，不曾查看，便将汤药一饮而尽。没过几天，赵某就毒发身亡了。在这个故事中，鬼得逞了。

上面讲述的是鬼加害于人的故事，唐宣宗大中五年（公元851年），则有一起反例。当时，有官员李重，平生好酒，因事被免职，退居河东蒲州（灵异事件频发之地）。

李重每每自饮，渐渐地，便是小病不断，终有一日，他病倒了，且病入膏肓。这天傍晚，他感觉自己要不行了，就叫仆人把庭院大门关上。李重是想把死亡气息关在这暮色浓重的院子里吗？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等待死亡的到来。

突然，庭院中有声响，李重越窗而视，见一人身着红衣，出现在院子里，来人正是他的朋友侍御史、河西令蔡行己。蔡身后跟着一人，着白衣，令人害怕的是，那人的白衣是一层一层的，如白幡。李重愕然，但因老友蔡行己在前，所以还是在床上挣扎着喊道：“有请蔡侍御！”

蔡行己与白衣人已进来了，前者拱手道：“李大人。”

李重叫人为其设座，但异象马上就出现了：“蔡行己”顷刻间身体暴长，手脚及嘴鼻也随着身体而长。在室内昏暗的光线中，李重再看那红衣人，发现他似乎已不是蔡行己。迷惑中，李重感到身体轻盈了一些，不再像先前那样沉重，于是靠着墙壁慢慢坐起来，问：“我病了有些日子了，是不是活不了多久了？”

“恰恰相反，您的病快好了。”红衣人指着白衣人说，“这是我弟弟，最善卜算，请他为你算算。”

白衣人从怀中取出一只小木猿放在榻上，木猿竟可前后蹦跳，蹦到第四下时，停住了。白衣人说：“卦已成。不要担心您的病，您能活到六十二岁，但这当中还会有灾难。”

李重大喜，似乎忘记异象带来的惊恐，问红衣人：“您喝酒吗？”

红衣人：“您有盛情，我哪敢不饮。”

李重叫人把酒杯放到红衣人和白衣人面前，二人道：“我们有自己的酒杯。”说着，他们分别从怀里掏出一只银白色的酒杯，倒上酒后那杯摇晃不定。

李重细看，竟是纸杯。

红衣人与白衣人各喝了两杯酒，将纸杯收入怀中，起身告辞。白衣人对李重说：“您病好后不要轻易饮酒，否则祸将上身。”说罢，他们在李重的注视下向大门直直走去，身影越来越淡，最后完全消失了。

但是，大门从未被打开过。

李重的病很快就好了，但他还是忘记了白衣人的告诫，畅饮如初。那年他被贬为杭州司马。

遍观唐代的志怪笔记，会发现：绝大多数的故事背景都在中晚唐，也就是“安史之乱”以后到“黄巢兵起”之前这段时间，即唐代宗到唐懿宗时代，这一百多年的“百鬼夜行”造就了中晚唐诡谲的时代氛围。

在鬼肉的故事中，鬼被人算计，最后死于非命。鬼，也会死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：鬼死后，又叫什么？关于这一点，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有特别说明：“时俗于门上画虎头，书‘𩇑’字，谓阴府鬼神之名，可以消疟疠。”按这种说法，“𩇑”是冥界之神。